

陌生时代

—文化·婚恋七彩图

苏杨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剖析文明变轨的行迹。本书收录作者长短不一、系统丰富，多姿多彩的56个单篇作品。它们从文化、婚恋新潮这两个侧面以细腻、写实的笔触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追求热点。其中文化部分触及了企业文化、人才流动、经商“下海”、特区风貌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热点问题，婚恋部分刻画普通人在感情、两性关系方面的新追求、新体验，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完整图像。相信本书生动的笔法、真实的人事、活跃的思索会给读者带来鲜活的魅力和丰富的启示。

目 录

文 化 篇

宗教文化：存货还有多少？	(3)
快餐文艺：肚子饿了啥都香	(16)
企业文化：管理的乐趣是实现你	(33)
城市文化：交易的味道如硝烟	(38)
节庆文化：醉翁之意不在酒	(41)
旅游文化：天上人间都是钱	(44)
服装文化：为个性和勇气喝彩	(47)
商业文化：前面有只金钱豹	(52)
广告文化：调节剂还是风向标？	(56)
促销文化：铺天盖地是圈套	(62)
股票文化：都是因为有了它	(68)
北京“跳槽”热的背后	(75)
最新一族：今日经纪人	(89)
深圳街头见闻录	(96)
思想政治工作忧思录	(101)
及时行乐何时休？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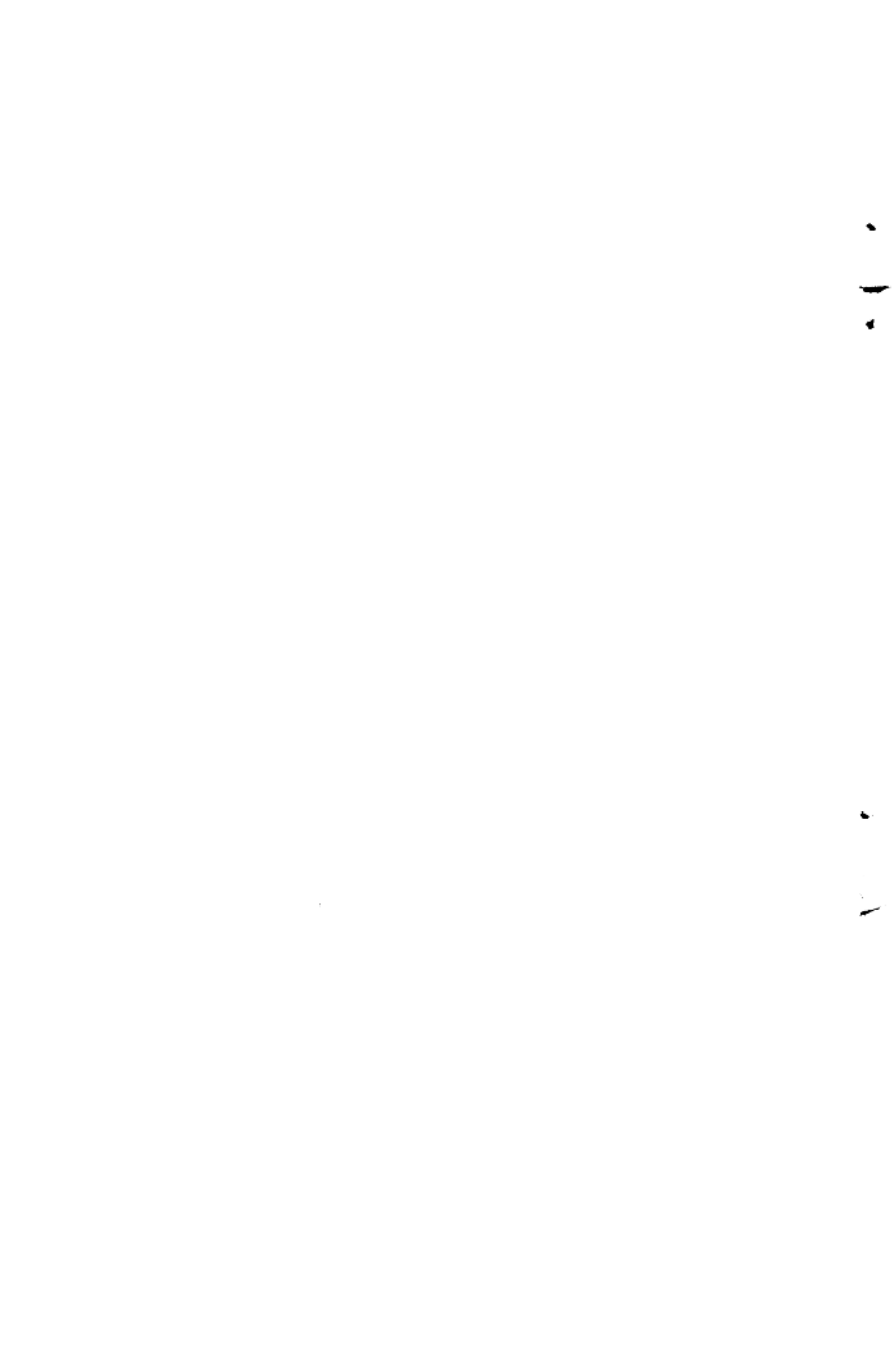
婚 恋 篇

一种逃避还是一种幸福？	(111)
吃青春饭的 + 吃官饭的	(113)

婚外恋者和女骗子·····	(116)
一位青年农民的性虐待·····	(119)
两性关系在街头·····	(122)
现代派的情调·····	(129)
B 科的“安慰”潮·····	(133)
“情人”在中国·····	(136)
婚外两性关系·····	(138)
独身一族·····	(139)
逐渐增多的殉趣型婚姻·····	(142)
街头流行傍“大款”·····	(145)
自愿不育者说·····	(149)
异性：倾诉苦恼的第一渠道·····	(151)
拥有一份特别的友谊·····	(154)
当代的“小蜜”·····	(159)
未婚同居还是事实婚姻？·····	(161)
懒得结婚的同居者·····	(163)
远来的和尚会念女人经·····	(168)
什么时候让孩子知道这回事？·····	(170)
小白楼：身边的力量·····	(171)
一石二鸟度春秋·····	(175)
女性偶像的迷失·····	(178)
他们这是怎么了？·····	(183)
礼拜日的争吵·····	(186)
“爱孩子就行！”·····	(188)
拥有选择的凄苦·····	(189)
带“尾巴”的寡妇再婚难·····	(191)
老夫少妻何以青春换白头？·····	(194)
面对转移了情感的丈夫·····	(195)

媒人是岳父怎么办？	(198)
没有限期的嫉妒	(201)
婚外恋与两国分居	(205)
中年夫妇离婚战	(208)
因为她生的是女孩	(212)
城市里的老妻少夫	(214)
婚恋黄昏苦味多	(216)
梅开二度 草盛三秋	(218)
爱情超越海洋的时候	(221)
血缘之爱不能融化	(223)
爱的链环	(226)
感情打油诗	(229)
后记	(232)

文化篇



● 宗教文化：存货还有多少？

当宗教信仰终于可以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人们最初的反应竟然是不知所措。这是典型的精神“缺氧症”。

马克思在将近一百五十年以前说过一句任谁也难以否认的大实话。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人的本质，然而人的本质却不能同宗教的本质完全对应，因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凝结物。这些关系想必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修改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人尚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来说，宗教总是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它一直只能享有在阴暗角落里哆哆嗦嗦的资格。如今，那些传说中、故事里的和尚、牧师、老道、尼姑居然也可以以潇洒、持谨或细碎的步履出入寺庙堂庵了？什么是宗教？它们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人们就是在这样的迷惘中开始关注起这个东方古国宗教对生活的介入。据了解，解放初，我国有300多万基督教徒，现增加到600多万人，3000多座教堂，25所院校，并有增多的趋势。

稍微回忆一下，人们或许还能记得：当社会上正在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时，青年人中间像传手抄秘本小说一样传递着一面写有神秘内容的如意锁。

人们盛传，如果谁接到这种锁，看了之后，必须往下传，如果谁违反，祸殃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当时，青年们对此窃窃私语，无论城乡，青年们到一起总会互相提问：“你收到如意锁了吗？那上面写着什么？”言之凿凿，语之切切，有胆敢对此怀疑者，就会有人说某人亲历的不幸遭遇。中国又古又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建国初不是到处有趁机黄袍加身，想做皇帝捞一把的么？中国人的心态于此可见一斑。

趁人们思想混乱之际出来蛊惑人心的大有人在，而且，他们还不断变换各种方式，到处打“迷信游击”。在1984年第9期的《辽宁青年》上，编辑部特意约汤天喜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公开批判一封“王母娘娘”的“信”为纯属宣扬封建的信，回答了河南省辉县、山东省成武县、辽宁省锦县、江苏省东海县一共54位同志对同一问题的询问。王母娘娘本来是道观里经常供奉的一位神仙，有的娘娘庙专门供她，有人认为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她被总是发明传说的道祖们描述成玉皇大帝的妻室，坐着轩昂的马车，来去匆匆，从来不食人间烟火，吃的桃子还是蟠桃。当时，不少地方流传着一封她特意写给人间的“信”，说了一通“危机四伏”的怪话，然后威胁人们：如果不相信，不传抄，就会“灾难临头”。当时，不少青少年为此寝食不安，精神恍惚，当然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写信者当然不会是“王母娘娘”，然而，从来老实巴交的中国人谁也不敢惹这样的威胁。这正是封建迷信市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而王母娘娘所从属的道教神仙系统，既不是老庄的发明，也不是严密宗教思想的化身，后来的道教的确迷信色彩很浓。问题是，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非要让自己和别人都信点什么，这是对心中所求的偶像化崇拜，是对精神能够自圆其说的无上安慰。宗教

的本质就是如此，目的就是如此。中国人所信奉的神祇都是相当实用的，宗教和迷信有时只差半步不到的距离。政治同迷信的斗争，宗教同迷信的斗争，先进思想和迷信的斗争也许会伴随人类的始终。因为宗教、信仰和迷信都源于人无法消除烦恼的弱点。

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地方，原始宗族所需要的巫婆、神汉就有充分的市场。1986年，有位女中学生头疼，她的母亲就从邻村请来“巫婆”，这些颇有师承的“巫婆”不过烧香、上供、扎针，竟用头中有恶鬼来解释她的头疼。凑巧几天后好了。本来是传统医学的功劳，硬是让她的父母大烧其香，大求其神，弄得她也无法戳破。迷信又借助科学耀武扬威了。1991年，湖南某地农村来了一个神汉，以徒有虚名的气功给人治病，竟骗过老少两代，使少女们任其奸污。1992年秋，北京市大兴县采育镇一高龄老太太去世，十里八村马上传遍，因为她生前以治邪病出名，门庭若市，在科学不能妥善治愈的时候，竟有出入汽车随身者送子上门。即使是身受现代文明教育之笔者也曾跃跃欲试，决心心意诚诚地带人上门“请药”。迷信、宗教不断地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出挑战。在真理的法庭上，科学、文明并没有以令人信服的手段在迷信面前胜诉。所以，有人曾这样分析当时的情况：应当说，新中国几十年科学文化的发展，无神论的思想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可是，我们还应看到，十年内乱使科学文化遭到破坏，不少人知识贫乏，心灵蒙受创伤，加上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一些挫折，时而也产生着幻灭感和空虚感，为封建迷信思想所困惑。所以，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已成为我们当代青年的责任。如果你留意冥衣铺，尤其是个体经营的，已摆着纸扎家电和冥府纸钱，规格齐全，适应各种家境口味。它搅乱了文化的是非，是愚昧文化的复

辟，应予抵制。虽然我们不能都像有人说的不要骨灰学总理一撒，但也不能相信不在的来世，非要耗资财以图安慰。这是同新文化背道而驰的，政府应该摒弃。

中国的迷信产生中国的宗教，迷信伴随中国的宗教。所幸今天的青年已从十年动乱造成的思想障碍中逐渐解脱出来。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从新认识的机会和渠道。门只要开了，风就会进来。“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多少已有点自惭形秽。好与坏一从抽象来到眼前，明眼人都能分辨出起码的是非。渐渐地，读外国书的多了，看外国电影、电视剧的多了，听外国节目的人多了，人们在了解的同时便也要认真审视自己。儒教不是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吗？我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从睡梦中醒来”，头一件事就是弄清自己该信什么，结果，有人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过程，有人开始关注人性的复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人们已不再嗤之以鼻。有人开始向其他西方哲人咨询，有人开始大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人物的书籍，大学校园和城市青年中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叔本华热”。青年们精神的视点越来越集中在人生与社会的依托关系上。当时，在文科大学生的书架上，如果谁没有萨特或弗洛伊德的东西，那简直太古板了。当时的社会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也有人提出“三信”（信心、信任、信仰）危机的问题。有一种习惯势力开始围追堵截。稍后，人们或积极或消极，同时许多人越来越弄不清现实的去向，或多或少地产生出一种精神的迷惘情绪。情绪总是需要一定的寄托和追寻。于是，神州大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文化热”，书刊满天飞，文化文章唱大戏。这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对青年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产生了不可

低估的影响。

说到底，这些都是知识青年的一厢情愿，那些发展经济的先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管这些。那种商品经济大潮所带来的全新意识更不管这些。人们对政策、方向说不清，对是非标准无从辨认，就出国，就经商，就大读禅书、《易经》、老庄的书和其他佛教书籍（东方最完整的宗教思想），就信纸牌算命、看手相和圆梦、属相，反映出当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极度混乱。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的尝试和城乡宗教活动的陆续出现，青年中又掀起一股“宗教文化热”，现在仍方兴未艾。

对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青年们在好奇之余表示相当的尊重。西藏青年对老人请嘛喇来家诵经有所理解，自己却宁愿看电视，尤其是经商者。

还是1986年，我突然非常想买本圣经。上大学前，我从一个疯知识分子那儿得到过很薄的一本油印小书，无头无尾，只在中缝处写着“马太福音”几个字。我知道这书又叫《新旧约全书》，大学时虽然借出全本看过，终于没看多少就还了，那种异样的神秘感一直没有消失。当我看到东四基督教堂附近出现不惹眼的“燕京神学院”校牌，看到报纸上报道某地牧师出国的消息时，那种神秘感更强了。我一定要买一本《圣经》，我发誓。终于机会来了，我的一位城建工人朋友说他跟基督教青年会的人有关系，问我要买圣经不？8块钱一本。我一拍大腿：“那能不要呢？”

“好吧，我跟他说说，叫他给弄两套，我也想要一套”。

没过多久，我果然从他那里买到了一本黑皮精装的《新旧约全书》，据说是上海基督教协会的专家翻译的，如果不入教，一般是买不到的。

买这样的书有时如同收藏绘画，自己不一定有所研究，

却不愿意缺少它。以后，我还碰到过一些朋友，他们也纷纷向我打听：在哪儿可以买到《圣经》？我只说：除非你入教，或参加他们的礼拜活动，不敢透露自己有，生怕人家借走不还。

比我们年轻一点的人沿着宗教文化热的路数走下去，果然就有了我们许多人敢想不敢做的行动。当时某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说现在女大学生，小小的年纪，尚无理智的辨别能力，却争相加入基督教。有一女大学生，其父母便是基督教徒。有一次，她放假时，他们去教堂做礼拜，她也跟着去了，一进去就被教堂那庄严的气氛吸引住了。洁白的高墙，哥得式的建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巨幅画像好像飞翔在云端，高大的布道台上威严的白发苍苍的牧师，低头虔诚地默祷的人们，这一切对她来说简直太新奇了。她那女性悲天悯人的天性使她沉醉其中，终于向父母提出了入教的要求，经受了新教的洗礼。后来，受她的影响，她的几个同班同学也加入了基督教。又有一份杂志发表文章说：某日，一女大学生从一教堂旁经过，被教堂传出来的美妙、和谐的唱诗声吸引住了，禁不住好奇心的拨动，闯入教堂，站在人们后边观察起来，然后也中了邪似地不能自拔，最后主动要求牧师接收她入教。当我们从随后出版的许多传教史书中看到传教士以赈灾吸引人入教的时候，我们只能赞赏那时洋教士们高超的宣传技巧。

对一切敢于怀疑，从新估价一切的从来都是青年人。当有关书籍和活动已经培养了相当的精神爱好者之后，人们对宗教的关心就不仅仅是出于好奇了。

1992年夏季的某天傍晚，笔者在中央歌剧院舞剧院的一号排练厅前听到了几个穿着时髦的舞蹈青年（舞蹈系学生？艺术团体的舞蹈演员？）的一次对话，就颇有代表性：

“荷兰头”说：“唉，你看完那本《圣经》了吗？”

“板儿寸”说：“没有，刚看一半。那么厚，我他妈哪儿就看完啦？”

“荷兰头”说：“有《圣经故事》，我看过。你说耶稣这人有吗？”

“他只不过是一种，一种道德的化身。我忘了基督教的理想，什么受难啦，指点迷津啦，不让人受骗啦，都是一种善心。你说是啦？”

“当然是一种善心。宗教。甭管哪个，都是劝人行善的。”

“其实真有耶稣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们都是睁眼瞎，没准儿这人眼下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根本就认不出来！”

“也可能。‘禅’，你说什么叫‘禅’？什么叫‘以静制动’，什么叫‘了悟禅机’，什么叫‘静中求活’，什么叫‘入定’。还有，什么叫‘未脱尘缘’，什么叫‘因果是债’。唉，你能给我说说吗？”

“板儿寸”摇摇头：“我道行不深，没法儿给你解说因果，你还是看看书再说吧！现在不是有不少这样的书吗？什么《禅宗一日一话》、《佛教百问》。《宗教大词典》都有了，我都读不过来！”

“荷兰头”摇摇头：“宗教的内容太丰富了，满有意思的”。

这段对话让我想了很多。这些穿着大头鞋、宽裆裤的艺术青年，留着怪模怪样并不那么美的艺术家发式，甚至男不男女不女地美了发，然后大谈宗教，尤其是内容最为完整、丰富的宗教——基督教、佛教，难道是正常的现象吗？他们或许不知道北京有个燕京神学院，也不知道还有出国学神学的年轻牧师。他们审视、热爱宗教思想的原因有历史的、社

会的，更有现实的。

佛家讲“缘”，成为佛教徒也被视为缘份所至。这种缘份在一些饱尝苦果、突遭打击的脆弱心灵里首先产生。

《北京青年报》记者杨菊芳在婉转地反映青年人的信仰问题时举过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家庭、事业、工作、爱情的四不如意使她——小华毅然决定到九华山出家，这其实是对入世的逃避。佛门难入，这种逃避在现世只能变得越来越难，这不仅是因为要有当地政府的证明、公安局的同意，主持、方丈们的收留，还因为你无法逃避心的观照和不会磨灭的记忆。

北京有佛学院，闽南有佛学院，四川峨嵋山有佛学院，它的毕业生是和尚、尼姑的主要来源。他们入学靠推荐，还有学习生存的本领，生活始终自理。五台山的寺院里，随喜功德箱旁的值日和尚大多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还是出于生活所迫，并非一开始就有修养，打心眼儿里信奉佛教，进入寺院就像进了一所大学校。他们也读经济书，谈社科书。他们和常人的界限似乎在缩短……

那些把寺院当作“灵魂的庇护所”的人们可能在教理上有一定的造诣，想弘扬宗教的精神。

禅宗——这种中国化的宗教还体现出在等级秩序、无为淡泊、清静是福等方面同儒教、道教的融合。

佛教的世界观也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不久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会创办了一份由赵朴初先生任名誉社长，著名学者王志远任主编的《佛教文化》季刊，专门破解佛教现象、人物之谜。九华山化城寺的名尼圣缘因母亲信佛，18岁就遁入空门，她对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有观察、有分析，颇能自圆其说：“有一句话叫‘任其自然’，一味追求快乐，并不能得到快乐，一味讲求平等，并不能实现平等。”

“叫我看，问题不在于佛门该不该赚钱，而在于这钱怎样用。不过个人借了佛发财是不应当的。”

“没有钱什么也办不成。”

“国运的兴衰也联系着佛运的兴衰。国家的政策更是直接影响到佛教徒的命运。”这都是她说的。

时代要求宗教做出新的思想反应，宗教思想也无法回避现实的矛盾，但是更多的人是为了离世，或者忘情于尘世。游五台山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一位高僧，是前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他在五台山培养了许多弟子，但人们轻易见不着他。西安的寺院如法门寺、大慈恩寺似乎见不着和尚，当然因为它们或坐落在市中，或离西安较近，破坏较多，自然能举行法会的寺院就更少，僧尼的生活也不具有代表性，山中寺院就正规一些：五台山的大寺院经常举行僧尼共同参加的大法会，音乐铿锵。一些年轻尼姑成了人们参观的“文物”，但你进入她们的生活区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你会发现她们很能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

京西有个著名的戒台寺，每到周末都举行佛教音乐的表演、比赛活动。

教堂可以深入城市中心，可佛教寺庵却是常在“险远”，这就便于保存，同时也和基督教的人世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道教则越来越集中科学和迷信于一身，比如一些仙风道骨的道士常常为人医病，有的成为医药家，是继承、发扬了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精华。可是另一方面，道教树立的崇拜偶像——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天官、太上老君、赵公元帅、托塔天王等又明显带有虚飘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色彩，不像基督教、佛教的主神、配神们都有令人可信的经历和精神指向，是先人后神（除上帝、佛），而是从仙到仙，始终不惹尘凡，除了颇有人情味小仙——八仙。所以，道教和当代百姓的关系一方面是

纯粹哲学的，一方面是纯粹实用的。实用中那科学的医药学积累已被中医药学界所继承、发扬，比如众多的中医保健药物、外伤敷用药品、陕西来辉武“505神功元气袋”等其发明就有药王庙所崇拜的药仙孙思邈的《千金方》的功劳。此外，如《黄帝内经》也有人认为是道家的贡献。道教另一被继承下来的实用功能就是对赵公元帅这财神的崇拜。现在，你如果在广东、福建一带走走，会注意到，不仅许多居民尤其是商人的家里供奉赵公元帅，门上贴着赵公元帅像，就是“大排档”中小商品屋的一角也都香蜡薰薰，令一座端庄、喜气的小铜像生辉，香烟缭绕在小木板的上下、小商品屋的里里外外，旁边还贴着“恭喜发财”、“招财进宝”、“财源茂盛”等四字联。这是一种道教所崇尚的端端正正、四四方方的和谐。赵公元帅真能使供奉它的人发财吗？商人们是宁信真有，不信其无的，毕竟看到赵公元帅也是一种激励。社会竞争环境的健全才有助于它的减少甚至消失。众所周知，毛主席的盖世伟力是他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实际上，当人们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就为了看到虽死犹生的毛主席时，人们已经把他摆到威力至上的神位。湖南省一年购买数万张毛主席像，几乎家家的中堂画是它，并对它祭祀如仪，也说明了这点。君不见，从北京到深圳的大小汽车里，毛主席已经成了安全的守护神，能使人随时遇难呈祥。宗教的迷信有自己的特点，但怎么也离不开一种实用的精神功能。某些地区到娘娘庙上香的育龄妇女越来越多，都祈祷送子娘娘保佑她们能生男孩儿，那所谓“应验”凑巧了的便又来还愿。

茫茫九州，宗教建筑最多的还是佛教。佛教的位置其实在儒教、道教之间。儒教的精神是入世，所以专门的建筑都少，道教的精神是出世，所以也不重视盖房子，唯有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教，要有建筑歇脚，而且它的精神是不出不